

越轨

高和
著

诉公

海峡文艺出版社

超越时空

高 和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轨诉讼/高和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80640-333-7

I. 越…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304 号

越 轨 诉 讼

高 和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新店湖前大井 39 号 邮编: 350012)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4.875 印张 2 插页 350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40-333-7

I·268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程石躲在小叶榆树墙后面，两眼盯着街对面的大楼。立着巨幅“中国××银行海兴市分行”牌匾的大楼被落日的余晖涂抹上了一层金色。腥红的花岗岩门柱使不断开启的银行大门像一张血盆大嘴。

一台黑亮的“奔驰”缓缓停在银行的门外，“行长的专车”。果然，一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壮硕女人从大门走了出来，程石似乎再次嗅到了她身上那一股由红塔山、法兰西香水和洗得很净的人肉混合成的怪味儿。血潮水般涌上程石的头部，太阳穴一跳一跳地胀痛。

他掏出香烟，扔一支给旁边无聊地用手指碾蚂蚁的黑头，自己也叼上了一支。

“这个贼娘们就是行长。”程石告诉黑头。

黑头立即趴到榆树墙跟前，死死地盯着“贼娘们”，举起手中的左轮手枪，将枪口对准女行长膨胀如山的前胸，枪口微微晃动，他又用左手托住枪柄的底部，将准星对准行长的前额，枪口非常稳定，他屏住呼吸，食指逐渐加力。“啪”地一声，枪口喷出一股火苗。他把枪口转向自己，用枪口的火苗点燃了嘴前的香烟。

“要是真家伙，这阵可就热闹了。”黑头说。

程石接过黑头的手枪式打火机，为自己点燃香烟，说：“是真家伙我也不会这么干，我可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法律不能保护你，你何必还受法律约束？”黑头不以为然。

程石好奇地看看黑头：“你这话说得挺有水平呢，过去可没有看出来。”

黑头咧嘴笑笑：“我也觉着挺有水平，可惜不是原版。”

“原版出自哪里？”

“博士王。”

“博士王是谁？”

“博士王是本地人，法力大着呢。”

银行门外又开来两辆日产豪华中巴，下班的银行职员们谈笑着钻进车中。“奔驰”开走了，拉着行长，中巴开走了，拉着银行的职员们。戴着头盔挂着警棍的保安拉下了防盗铁栅。

“就这帮人吗？”黑头问道。

“就是，关键的人物是那个娘们行长和那个戴眼镜的业务科长。刚才那个贼娘们你认准了？”

黑头点点头：“没问题。”

“要想有结果，就得先从她身上下手。”

“是要她一只耳朵还是一支胳膊？只要你程哥一句话，我保证办到。”

程石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浮土：“我要她那些玩艺干嘛？”

“那你准备下什么手？总不会是要干她一炮吧？”

“别瞎说，我还没想好，先吃饱肚子再说。”

程石和黑头从藏身的榆树墙后走到街上，街灯已亮，街两旁的店铺也纷纷打开五彩斑斓的霓虹灯，街上的行人在震耳欲聋的汽车喇叭声、音箱的吼叫声中表情木然地挤来拥去。穿出这条令

人窒息的闹市，程石和黑头来到相对冷清一点的路段，街边灯影下的暗处，不时有三三两两浓妆艳抹的女人荡来荡去，狩猎般盯视着过往的男人。

“小姐们最有敬业精神，你看，天刚黑就上班了。”黑头朝“小姐们”指指划划，一个妖冶女人走上来嗲声嗲气地搭讪：“大哥，吃饭了吗？”

程石没搭理她，黑头说：“还没吃。”

“我陪大哥吃饭去。”

“行，先吃馒头后吃菜。”黑头作张作势地伸手朝女人的胸前捏摸过去，女人尖叫一声，骂骂咧咧地跑到一边。

“没事干你撩什么骚？”程石瞪黑头一眼。

“嘿嘿，没事，这是鸡婆。”

“鸡婆也是人，活到这份上够惨了，你欺负人家干什么？”

黑头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你说得对。”然后冲躲在树后的“鸡婆”招手，“鸡婆”作个下流的手势却不过来，黑头摸出一张100元人民币，朝钱上吐了口唾液，“叭”地一声粘在树干上：“小妹，哥逗你玩呢，这一大张送你了。”

走了几步，程石回头看看，“鸡婆”正把100元钞票卷起来朝胸衣里塞，见程石回头，朝他飞了一吻。程石哭笑不得地摇摇头。

“您别饿着，您饿着我也得饿着”，路边小饭馆的招子吸引了程石，他指指“饭是钢酒馆”的牌匾：“这家饭馆的老板有幽默感，就吃这家。”

程石并不觉着饿，虽然早已过了吃饭时间，他的胸口依然塞满棉花团似的胀鼓。就座之后，他只点了冰镇啤酒和五香花生，其他菜都由黑头张罗。

程石端起斟满的酒杯，同黑头碰了一下，一口喝下半杯，清凉的啤酒像一只轻柔的小手一直抚摸到他的胸腔里面。

“程哥，人也认了，点也踩了，你到底准备怎么办？你让那帮王八蛋坑得要死不能死，要活活不顺，总不能就此拉倒吧？”

具体说怎么办，程石心里也没有明确的打算，就此拉倒当然不可能，自己的目的是明确的：彻底搞清事实，把行长和骗子勾结起来吞掉自己 200 万元的证据拿到手，不怕没人管这件事。最好能把自己同银行打官司，追究银行错付责任的过程中，银行收买司法人员的证据也搞到手，这样才能一了百了。

见程石沉默不语，黑头又说：“事情明摆着，银行和骗子勾起来把你给涮了，银行又买通了法院，要不然这么明显的案子怎么办来办去石沉大海了呢？”

“你说得对，我也明知是那么回事，可总不能像你说的那样，找把枪，把行长崩了，再把科长崩了，甚至把那个吃黑钱办黑事的庭长也崩了，然后我上刑场，给这帮王八蛋陪葬，行吗？”

“有啥不行，好赖出出这口恶气，我干，干完大不了跑到俄罗斯去。”

不管黑头是不是真的能这么做，仅仅他说出的这番话就令程石非常感动。他一口气喝干杯中的啤酒，对黑头说：“黑头，你这番话说得豪气，可这件事终究是我的事，打从那天我们在车上巧遇，你就扔下买卖，天天陪着我，我已经欠了你许多，人活在世上能怎么痛快就怎么干吗？十几年过去了，没想到你这个脾气还是一点没改。”

黑头给两人的杯子斟满酒，说：“程哥，你说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就两条：一口气，一份情，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十六年前那口气我出了，虽然坐了八年大牢，我也不后悔，值了。再说情，我谁的情也不欠，就欠你一份情，其他的都别说，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一个报答你程哥的机会。”黑头说到这儿，有点激动，端起酒杯，说：“程哥，说实话，那天在车上遇见你，知道你在难中，

我就觉着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次机会，当时我就决定了，水里火里我陪你走一遭，来，干杯。”

程石干掉杯中酒，说：“行。黑头，我也不多说，只要求你做到一条，不论怎么干，干什么，都得听我的，绝对不能凭一口气犯蛮。”

黑头点头答应。程石知道，黑头只要答应的事，就一定会照办，他知道黑头的性子，冲劲上来敢拎着大刀片闯到人家乱砍，所以虽然独自一人同银行法庭内外、上上下下斗了两年，如今有黑头做伴，多了一分安慰，可也多了一份担心。

“两位大哥还需要点什么？”见程石两个吃喝得差不多了，服务员过来含蓄地催账。

“去、去、去，一边待着去，不叫你别过来。”

黑头朝半土半洋的服务小姐耍横，小姐尴尬地涨红了脸，悄然退下。

“程哥，这半个多月老在银行外面蹲着，再不就老在街上溜着，在屋里躺着也不是办法，你要有什么打算就讲出来，咱们好赖有个商量。”

“说真话，到底该怎么办我也心中没底。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搞清事实，拿到证据。你想想，有什么办法没有？”

黑头说：“你要办的事，真比我要办的难，我看你领我到银行蹲几天认人，还以为干他一家伙，出口气呢。要真想把对方底子挖开，得找高人研究研究。”

程石知道黑头说得实在，就凭他和黑头两个外地人，想拿到当地银行的罪证，又没有合法的手段，比上天还难。

“嘿，我怎么忘了，找博士王嘛！”黑头猛一拍桌子，把酒店里的人吓了一跳。

程石问：“博士王是干什么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省城海天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中国律师协会的理事，档次够了吧？”

程石点点头：“当然够了。”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了，如今他不当律师，不干主任，就在家待着。”

程石问：“就在家待着？那谁给他发钱？他吃什么，喝什么？”

黑头说：“他绝就绝在这，他从不在钱上着眼，可从来不缺钱花；从不好色，可总有女人围着他转；从不接官司，可一接就必赢。别的不说了，我联系一下，先见见面再说。”

程石对这位博士王有了浓厚的兴趣，招手让服务小姐过来结账，黑头抢着付了钱，程石也没跟他争，由他去付。

二

市区东部的健民小区属于开发较早的商品住宅区。当时以每平方米一千二百元的价格令市民视为天价而瞠目结舌。如今，这片小区已成为疯狂扩张的城市的中心地带，由于闹中取静、环境优雅，交通方便，配套齐全，这片小区的房价不断上涨，过去一千二百元一平米的房子现今出手就可以卖到三千五百元一平米，最早入住这片商品住宅的人们，无疑是这座城市里先富起来而又最有置业眼光的一群。

在健民小区花二十五万元购买一套三室两厅两卫和一套两室一厅一卫的房子，是博士王迄今为止最为得意的创意之一。光是这两套房子，他就已拥有资产八十万元。想当初，他把家里的所有积蓄拿出来，又东挪西借凑足二十五万买这两套房时，妻子气得差点跳楼，同事们视他为不可理喻的怪物。如今，两室一厅的房子自己住，三室两厅的房子租出去每年有五万块的固定收入。当

初哭天抹泪的妻子如今喜上眉梢，当初干等公家分房的同事们说他干法律是走错了道，应该去经商，他经商肯定发。

经商就经商，他索性辞去了省司法厅调研室副主任的职务，转让了他的海天律师事务所，买了台传真机，自己给自己当起了老板。当律师，帮人打官司，则成了他的副业。其实，他做生意经商也不过就那么一说，他不是不想发财，而是怕发财的过程太累，也不想为自己发财而去坑别人，他认定一条定理：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发了大财的人没有没干过亏心事的。所以，他测算了自己的财产之后，把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因素都算进去，已够他们一家三口在较高消费水平上生活一百年，便不再为挣钱而花心思，只是兴之所至地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接到黑头电话的时候，他正在推敲一篇论文的标题。写文章也是他喜欢干的种种事之一。他写文章通常都是全篇写完之后，再确定题目，画龙点睛，写文章是画龙，定标题是点睛，所以他总是要待文章写完之后再定标题。这篇文章的标题他已有了“事实认定的非法律因素”。对这个标题他不太满意，正在斟酌是对其修改还是附一个副题，电话响了。

“喂，博哥吗？”

只有黑头把他叫博哥，他问：“黑头吗？你在哪？”

“我就在市里。”

“在市里你打什么电话？”

“嘻嘻，”黑头笑了，“你真准，我在海兴呢。我有个哥们，几十年的交情了，想介绍你认识一下，所以先打个电话看看你接见不，不然我就直接去看你了。”

博士王知道黑头准是有事，不然不会这样郑重其事地登门之前先打电话预约，对黑头他是不会拒绝的，尽管黑头同他是截然不同的两路人，可他喜欢黑头。

“那你们就来，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肯定在家。”

“那就明儿上午。”

电话挂了，博士王离开书桌，爬在地上开始做俯卧撑，他每天保持做俯卧撑两百下，这是他从大学时代开始坚持了十几年的必修课。

做完俯卧撑，看看表，已经深夜十一点，他穿好衣服，拿上头盔，锁好门，骑上摩托车朝郊外驰去。

一个小时后，他来到新安镇，在镇东的居民楼下，他停下车却不熄火，不断转动着油门，发动机的轰鸣震撼着夜空。三楼的一扇窗户打开了，探出一个女人的头：“你闹死呀，半夜三更的折腾啥？”

他笑了，熄了火，静静地等。

片刻，女人边梳理着蓬乱的头发，边从楼道匆匆向外走，走到跟前一边摘下挂在车后座上的头盔，一边在他腰眼上狠狠捅了一杵：“快走，别在这儿吵得左邻右舍鸡犬不宁。”

待女人坐好，博士王发动摩托，挂挡加油，车子便如箭般朝前驰去。感到身后的女人有意和他保持距离，便点了点刹车，女人猛地撞到他的背上，他感到软软的两块肉在他背部揉挤，接着，女人伸出两条胳膊拢住了他的腰，他点头示意：“这还差不多。”

“都老夫老妻了，你还犯什么狂。”

“小别胜新婚，懂不懂。”

“……”妻子还想说什么，话还没出口就被风噙了回去。

博士王的女儿住校，一周回家一次。妻子又要照顾半瘫的父亲，基本上在娘家长住，博士王隔三差五到岳父家看看，有时兴致来了，就把妻子接回家住上一夜。他觉着这样更好，比两个人整天在一起还好，既保持了夫妻的情分，又给各自留下了足够的自由空间。

回到家，博士王脱掉衣服去冲澡，妻子匆匆到厨房去为他准备夜宵。冲完澡，博士王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看着端来几片面包、两个煎蛋的妻子，不由有些奇怪，她为什么就不显老？难道女人真的比男人经折腾？

“这几天你在干什么？”

“刚弄完一篇稿子。”

“还是那篇谈论审判事实认定中，非法律条件的稿子？”

博士王边吞咽着鸡蛋、面包，边点头。

“这篇稿子作为论据的事实材料不够充分，论证方式也不漂亮。”

“莫谈公事。”博士王知道，妻子只要一插手他的事务，便会成为细致的外科医生和严厉的法官。对此他多次明确表示不满和反感，可她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妻子是他下乡插队时的恋人，他考上了人民大学，她也考上了东北工学院。毕业结婚后，他忙着干事业，春风得意，步步高升时，她却开始怀孕、生孩子、带孩子这样一个做女人的完整循环。博士王知道，妻子的智商、学识并不比自己差，吃亏就在于她是女人，又老老实实尽完了做女人的义务才开始干事，所以步子比他慢了整整一拍。

“你这人的毛病就是不虚心。”妻子又开始批评他。

“你这人的毛病就是爱挑别人的毛病。”

“挑你的毛病还不是为你好？别人请我挑毛病还得付钱呢。”

“得、得、得，咱们别谈我的论文行不？我是搞法律的，你是搞下水道的，风马牛不相及，你也别评论我的论文，我也别评论你的图纸，行不？”博士王急着上床，想主动休战，没想到却让妻子更火了。

“谁是搞下水道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搞法律怎么着，比别

人高一档还是高两档？什么法律，你是搞法律的你怎么扔着律师事务所不干了？就靠你写两篇破文章就能把中国的法律搞好？你听听老百姓怎么说，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就这么个执法条件，还搞什么法律，我倒真佩服你那份耐心。从法院到律师事务所，谈法律的都是自欺欺人，你也一样。”

妻子的宏篇大论总算给博士王留了一点可以插话的空隙，他赶紧投降：“我错了，我错了，您是市政府环保局堂堂正正的高级工程师，跟下水道根本不沾边。我的论文也不好，明天就放到厕所里当手纸，稿费咱也不挣了。”说着就把妻子往床上按，妻子张嘴还想说什么，博士王用沾着蛋黄和面包屑的嘴封住了她，他知道，不能再给她留说话的时间，再说下去她没个完，便用动作代替了语言。

“嘿嘿嘿……”博士王边动作边笑出了声。

妻子在下边扭动着问：“笑什么？有病。”

博士王说：“我才发现，我原来才是搞下水道的。”

妻子狠狠地拧了他一把，喘吁吁地说：“过去是小流氓，现在成了老流氓了。”

黑暗中，妻子轻柔地抚摸博士王的脊背，悄声说：“大老远把我接回来就为了这？除了这事就再没话了？”

博士王软瘫瘫地说：“睡吧，明天一大早还得送你。”

“不用送，我自己打车走，你多睡会。”

“不送你我也不能多睡，明天一大早黑头要来，约好了的，不知他又有啥事。”

妻子叹了一口气，说：“你现在比上班时还忙，也不知你忙些啥。”

博士王已传出了入睡的鼾声。

三

自从受理了程石与中国××银行海兴市分行的案子后，牛王强的运气便越来越糟，一桩桩不如意的事接踵而来，搞得他心神不宁，郁郁寡欢。受理案件数量、结案率均名列第一，审结案件改判率为零，年终评比时却连个先进个人也没评上。评不上先进个人牛王强并不十分在意，而评比结果的背景因素却不能不令他思量。年终评比的事过去了，牛王强委屈了一阵、憋闷了一阵，情绪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可他随即发现，分到他手里的案件尽是一些琐碎、繁难、工作量大、结案率低的。按规矩，庭审、取证结束后，在写结案报告前，要由主管庭长听取合议庭的意见，凡是他主办的案件，在主管庭长那儿就很难过关。结案报告写出来了，还要主管庭长签字批准，牛王强的结案报告送到何庭长那，不是三番五次地打回来修改，就是一压一两个月没有结果。如此一来，牛王强的办案周期大大拖长，结案率大大降低。他知道何庭长在用钝刀子修理他，可他又没办法，只能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有苦难言。有时他也想，这么耗下去没多大意思，不如换换工作，哪怕是调到基层法院去，也比窝在何庭长手里闷死强。便找院领导谈了两次，领导问他要求调动工作的原因，他又不好直接挑明他跟何庭长的关系太僵，只能编几条连自己听了也觉着不硬的理由，其结果是不但工作没调成，何庭长对他反而更反感，甚至在走廊里、楼梯上两人迎面相遇，牛王强主动跟他打招呼，他也不搭不理，最多在鼻腔里“哼”一声。

每逢庭里开会，何庭长便点名不道姓地敲打他，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了”，“不安心本职工作了”、“办案效率低、工作责任心不强”……牛王强已被他不痛不痒敲打得伤痕累累，却又无奈。

牛王强知道，自从他没有按庭长的多次暗示，在银行错付程石两百万元的案子上偏袒银行，他在庭长的心里便被打入了另册。

平心而论，他并不是有意跟庭长作对。过去他同庭长关系也不错，但这个案子他确实不能按庭长的意思办。不管银行能找出多少条理由，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谁也推翻不了：二百万元是程石的公司从厦门带过来的，而且预留了法人代表的印章。款被骗子伪造印章冒领，作为银行，错付责任绝对逃不掉。这个案子如果判银行胜诉，在全世界都是笑话。他牛王强可不愿当这个笑话的主人公。他知道，如果他真的无视法律和事实，判银行胜诉，他将会在司法界留下一个小丑的形象供人品评。况且，万一出了其他问题，所有责任只能由他承担，何庭长绝对不会因为牛王强是按他的意图办事而为他承担一点责任。

正因为如此，那天银行的诉讼代理人马丽芄将一张一万元的活期存折交到他手里时，他断然拒绝了。马丽芄并不认为他的拒绝是真，以为他装样子，便劝导他：“这笔钱你放心，一点毛病没有，只有你知、我知。”边说边往他上衣口袋里塞。推拒的过程中，马丽芄挎在肩上的坤包掉在地上，坤包里滑落出一台微型录音机。马丽芄慌乱地将录音机塞进包里，朝他解释：“这是我学英语用的。”而牛王强却明明看到录音机的磁带在转动，在工作。

他庆幸自己拒绝接受这位女律师的贿赂，更憎恨这位女律师及她背后当事人用心的险恶，如果他今天稍动贪念，便可能成为对方永远要挟的对象，或成为检察院的猎获物。

“你给我滚开，不然我就拿着存折告你。”如果那样，马丽芄轻则被司法局吊销律师执照，重则还会以行贿罪受到起诉。他并不愿斩尽杀绝，他明白马丽芄作为律师这样做虽然恶劣，却也是受当事人之托，况且她又是个女人，他不愿跟女人太过不去。

马丽芄悻悻然走了，事后他想，银行的代理人能拿一万块钱

收买他牛王强，难道不会同样拿钱收买其他人，例如主管此案的何庭长吗？他拒绝了贿赂，别人也会拒绝吗？根据何庭长对这件案子的态度，他想八成马丽芃在何庭长那儿得手了，不然何庭长不会对他如此反感。

案子不明不白地被打入冷宫已经一年多，牛王强却还未能从审理这个案子的阴影中挣脱出来。

“牛哥，晚上有饭局，饭后还有节目，去不？”同办公室的小许问他。

“谁请？”

“保险公司。”

一个银行，一个保险公司，官司最多，对法院也格外巴结，欠别人的要靠法院抵挡，别人欠他的要靠法院追讨。

“去，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牛王强打电话向妻请假。

小许急急忙忙把摊在桌上的案卷、材料归拢起来，往铁皮柜里一塞，说：“牛哥你这样就对了，你没听人说：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这身制服往身上一穿，你再清白正经，人家也不会给你挂牌匾。随大流，人家咋样咱也咋样，活得才不会太累。”

牛王强锁好抽屉，等小许换衣服。小许换好便装，见牛王强仍然一身制服，笑了起来：“牛哥，这又不是开庭，还是穿上便装吧，别让人看见又说我们吃了原告吃被告。”

牛王强自己也笑了，边换衣服边说：“吃顿饭还有这么多道道，我还真不清楚。小许，你看我是不是太傻？”

小许说：“你要傻，这世界上也就没有聪明人了。不过，要看怎么说，论办案，你一流，可论处关系，你有时真到不了位。就说何庭长吧，你怎么就把他得罪了呢？现官不如现管，只有不对的下级，哪有不对的上级？”

牛王强苦笑着摇摇头：“有些事一言难尽，谁不想跟上级搞好

关系？可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小许边锁柜子边说：“你也别为这事犯愁，过一两天我安排个饭局，你和何庭长都来，有啥别扭掺到酒里喝下去，撒一两泡尿就啥事都没了。”

牛王强没吭声，小许以为这是默许，热情高涨，说：“干脆，就定在明晚，明晚让房产公司出血。”

小许本质上是好人，就是吃吃喝喝上不拘小节，有时和当事人拉拉扯扯，可太出格的事绝不办。有时候头天晚上还和当事人吃吃喝喝泡舞厅，第二天就下判决书，照样让头天晚上像巴儿狗一样围前围后奉承他的当事人输官司。牛王强有时说他：“你明知人家要输，你还吃人家，真损。”小许说：“活该，也让他知道知道我姓许的不是就值一顿饭钱。”

知道小许是诚心诚意为他好，人又是个直筒子，牛王强不忍拂他的面子，只好说：“那你安排吧。”他也实在不愿让何庭长像揉搓橡皮泥一样地折腾，可又没有别的路好走，只好作认输服软的姿态，他终究还有老婆孩子，终究还要在法院干下去。

下楼，保险公司业务科长已带车恭候，坐进黑色的奥迪，牛王强的心随着车身的颤动也颤动了一阵，竟然逐渐产生出一种从此开始破罐破摔的痛快感觉。参加这种饭局他是第一次，饭后节目的淫靡他多次听人描述过，但从未亲历，他有些怅惘，又有几分莫名的激动。

四

赵雅兰今年二十五岁，跟许多干这一行的女孩一样，“黄丽”是她为自己安的假名，真名她谁也不讲，起个假名的目的有两个：既可应付那些跟她跳过一两次舞就想带她“出台”的骚爷们，又